

東萊先生呂氏讀詩記卷第九

齊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

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氏

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也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其

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

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音惟淄側其反之野後五世

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

齊之變風始作。蘇氏曰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

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

齊為大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言戒相成之道焉

孔氏曰哀公不仁癸公子當懿王時

雞既鳴矣朝

直遙反

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孔氏曰陳賢妃貞女以警戒其夫之辭曰雞既鳴

矣朝上既已盈滿矣欲令君起也

毛氏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朱氏曰

會朝之臣既已盈矣

又言非雞實鳴乃是蒼蠅之聲夫人之在

君所心常恐晚故以蠅聲為雞鳴

范氏曰賢妃貞女心存乎敬故聞見其疑似者

而作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毛氏曰昌盛也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

又曰東方明則夫人

纒筭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纒色蟹反

蟲飛薨薨

呼弘反

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爾雅曰薨薨衆也。鄭氏曰蟲飛薨薨東方且明

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蘇氏曰予豈不欲

與子同夢歟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

治其家事是以為之早作。曾氏曰無庶予子憎

庶無憎予與子也。毛氏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

亦不忘其敬

毛氏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范氏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

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為夙興之節至於蟲飛薨薨則不獨以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而晏其興居皆

順天地之理所以為常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范氏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
表也哀公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
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
慎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狃乃刃反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
謂我儼許全反兮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狃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
儼利也。鄭氏曰俱出田獵而相遭也謂我儼譽
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王氏曰並驅則遭
我又非一人而已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

遭我乎嶲之間兮顏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

營嶲山名也字或作狃亦作嶲音皆乃高反釋文曰嶲崔靈

恩集注本作嶲。董氏曰攷於地記嶲。嶲嶲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釋文曰儼韓詩作媿

子之茂兮遭我乎狃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
我好兮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狃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
我臧兮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朱氏曰山南曰陽。爾

雅曰狼牡獾乎丸反牝狼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狼。陸機疏云其

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董氏曰還茂昌崔靈恩集注以三

者皆地名也

當是時齊以遊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據反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反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鄭氏曰我嫁者自謂也。毛氏

曰門屏之間曰著孔氏曰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鄭氏曰素為

充耳所以縣音填反者或名為統孔氏曰統即今之條繩用雜綵線織之素色分

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統都覽反。毛氏曰瓊華美石。鄭氏曰尚猶

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統之末所謂瑱也孔氏曰尚此物而加飾也。張氏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張氏曰俟我言夫之俟

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

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

孔氏曰於著於庭於堂止是有先後不宜分為異

人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

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

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

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

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鄭氏曰青統之青。毛氏曰瓊瑩石似玉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鄭氏曰黃統之黃瓊英猶瓊華也

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壻乃先往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

也釋文曰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刺襄公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

我即兮

毛氏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

朱氏曰履隨也。鄭氏曰即就也。朱氏曰言隨

我而相就也。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姤

匿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歐陽氏曰：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相邀以奔之辭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兮，履我發兮。

我發兮

毛氏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

若月也，闈門內也。釋文曰：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闈。朱氏曰：發行去也。

謂隨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直遙反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

挈苦結反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氏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孔氏曰：更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盛水器也。

挈者縣擊之名，置箭前壺內以為節而浮之於水上，令水漏而刻下。程氏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

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

號令不時，此一語贅蓋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

文而妄附益之爾。

東方未明，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鄭氏曰：自從也。挈壺氏

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為明，故羣臣促遽顛

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羣臣顛倒衣裳而朝

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音顛倒衣裳，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反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朱氏曰：令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暮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

藩園。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毛氏曰古者有

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程氏曰折

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躩知其為限也柳柔脆

易折之物折之以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

有限見之則躩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

能知而不蚤則晏言無節之甚李氏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蚤晚不失之蚤則失之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去之鄭氏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孔氏曰襄公諸兒釐公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公公薨於車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

歸止曷又懷止

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

南山蕩徒黨反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王氏曰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為此齊之子也而淫於齊

。鄭氏曰婦人謂嫁曰歸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

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

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孔氏曰文姜由此道

而歸魯既曰歸於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呂氏曰上二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

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何也下二章

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音亮冠綏如誰反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

庸止曷又從止

毛氏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庸用也朱氏

曰用此道而朱氏曰從相從也。呂氏曰貴賤各有

耦也屨與屨為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綏之雙

自為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也

藝麻如之何衡音橫從足容反其畝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父

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毛氏曰藝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

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直縱橫耕田故知是摩獵之也朱氏曰

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麻

人之欲娶妻者必先告之於父母然後可以得妻

也今魯桓公之娶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鄭氏曰娶妻之禮議

於生者卜於死者曷為不能禁制。釋文曰衡並作橫韓詩曰

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鞠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

以正禮納文姜當蚤裁制之曷為又養其姦而

至於極也故後章曰曷又極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

得止曷又極止

毛氏曰克能也。朱氏曰極窮也。李氏曰析薪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既以媒而得之矣曷爲使極其姦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音甫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甫大也忉忉憂勞也。揚子曰田甫田者

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蘇氏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遠人思遠人而

德不及則心勞矣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居竭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

毛氏曰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也

驕驕桀桀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

婉於阮反兮變力轉反兮總角古患反兮未幾居豈反見兮突吐納反

而弁兮

毛氏曰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也幼稚也

釋文曰言方曰凡卒相見謂之突。毛氏曰弁冠

也孔氏曰周禮掌冠冕者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孔氏曰言有童子婉變總聚

其髮以爲兩角也然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

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爲成人。蘇氏曰總角之

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所有必

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

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

苟由其道而循其敘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呼報反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

苦之故陳古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畢弋掩兔網小而柄長謂之畢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氏曰盧田犬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兔是盧為田犬也。逡七句反

令令纓環聲孔氏曰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狀言人君能有美德盡

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

孔氏曰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與民同樂也此百姓悅之也。董氏曰

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獐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鬣音權

毛氏曰重環子母環也孔氏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鬣好貌

盧重音梅其美且德七才反

毛氏曰其美且德孔氏云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德才也說文云德強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古口反刺文姜也齊人惡烏路反魯桓公微弱不能防

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釋文曰桓公軌亦名允隱公弟朱氏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

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孔氏曰閑桎梏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音房鰈古顏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

毛氏曰興也。筍梁解見谷風。陸氏草木疏云
 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魚
 之美者。勃海胡氏曰毛云鰥大魚孔穎達引孔
 叢子鰥魚其大盈車鄭云鰥魚子以魴鱣為比則
 鰥非大盈車者亦非魚子蓋魴鰥鱣及唯唯者皆
 魚之可制者也為其筍之敝敗而不能制者也文
 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
 姜致文姜驕伉而難制也。張氏曰反歸於齊也
 。毛氏曰如雲言盛也。楊氏曰其從如雲其從
 如雨言從之者眾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
 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
 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
 乎

敝筍在梁其魚魴鱣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毛氏曰如雨言多也。陸氏草木疏云鱣似魴厚
 如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似鱣不如
 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鱣或謂之鱮

常容反

敝筍在梁其魚唯唯惟癸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孔氏曰唯唯魚行相隨之貌。毛氏曰水喻眾也

朱氏曰言其從之者多如水之流也。釋文曰唯唯韓詩作遺遺

敝筍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朱氏案春秋受莊公之
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

載驅薄薄音各簞第音弗朱鞞音郭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氏曰薄薄疾驅聲也簞方文席也車之蔽曰第

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氏曰謂以簞蔽車之
後戶也鞞革也獸皮治

去毛曰革謂路車以皮革為
本質其上文以翟羽為之飾朱氏曰夕猶宿也發夕言離

於所宿之舍。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

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釋文第作第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

弟

毛氏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氏曰襄公乘其一
之馬皆是驥驪之色濟濟美

貌垂轡轡之垂者灑灑衆也齊子豈弟言文姜於

是樂易然。歐陽氏曰文姜安然樂易無慙恥之

色也。釋文灑灑作爾爾曰本亦作灑

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

汶音問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董氏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沛今須

城之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

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即此是也。毛氏曰湯湯

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徜徉也。鄭氏曰汶水之

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孔氏曰齊在魯北水北
曰陽僖公賜季友汶陽

之田汶水之北尚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也。李氏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儻儻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教

毛氏曰滔滔流貌儻儻衆貌。朱氏曰遊教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於宜反嗟刺魯莊公也釋文曰莊公同桓公子齊人傷魯莊公有威

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李氏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以亟而不

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

所補哉

猗嗟昌兮音祈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

兮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朱氏曰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王氏曰趨蹌之巧

也。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

特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正

音征兮展我甥兮

朱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

清明也毛氏曰目上為名目下為清。王氏曰儀既成兮言其威儀

之備也。朱氏曰侯張布而射之也。毛氏曰二

尺曰正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周禮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以綵畫為之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

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侯身長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其殊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蒼次黃玄居外

諸侯射一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有題為捷點射之難中以

中為俊。鄭氏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朱氏曰言

稱其為齊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此詩

人之微辭也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雪戀反兮射則貫兮四矢

反兮以禦亂兮

王氏曰變壯好貌婉好眉目也朱氏曰目清而眉揚故謂目為清眉為揚選齊

孔氏曰善舞齊於樂節也貫中王氏曰貫而中革四矢乘矢。鄭氏曰反復也

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

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防淫故卒章深非

之。釋文反韓詩作變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

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說

者或謂詩人諷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是詩譏

刺之意皆在章外一章歎其威儀技藝之美也
二章復歎其威儀技藝宜為我甥也三章復歎
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歎再三而莊公所
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東萊先生呂氏讀詩記卷第九

後學

按訂

東萊先生呂氏讀詩記卷第十

魏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

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

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

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

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

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

人憂之孔氏曰桓四年左傳曰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

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前漢地理志云魏在

晉之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葛屨俱具反刺褊必淺反也魏地陘音洽反隘於懈反其民機巧趨利

其君儉嗇音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范氏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所為也故是

詩唯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

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豪

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

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

於遙反之褊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稀踈之貌朱氏曰糾糾縲戾寒涼之意。毛氏曰夏葛

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朱氏曰婦女未見賢徧反

之稱也。鄭氏曰裳男子之下服孔氏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之下服

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縲音了漱悉候反。毛氏曰要褊也褊領

也孔氏曰要是裳褊褊為衣領說文亦云褊衣領也。范氏曰好人女而未婦為容

好者也毛氏曰好人好女手之人。孔氏曰服之整治之也。鄭氏

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孔氏曰新來

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毛氏曰婦人三日廟見

然後執婦功。范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要

褊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蘇氏曰君子之

為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

晉之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葛屨俱具反刺褊必淺反也魏地陘音洽反隘於懈反其民機巧趨利

其君儉嗇音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范氏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所為也故是

詩唯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豪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

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黜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

於遙反之褊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稀疎之貌朱氏曰糾糾縲戾寒涼之意。毛氏曰夏葛

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朱氏曰婦女未見賢偏反

之稱也。鄭氏曰裳男子之下服孔氏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之下服

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縲音了漱悉候反。毛氏曰要褊也褊領

也孔氏曰要是裳褊褊為衣領說文亦云褊衣領也。范氏曰好人女而未婦為容

好者也毛氏曰好人好女手之人。孔氏曰服之整治之也。鄭氏

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孔氏曰新來

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毛氏曰婦人三日廟見

然後執婦功。范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要

褊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蘇氏曰君子之

為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

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矣。說文

摻作搯山廉反云好手貌董氏曰石經作搯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揅勅帝反維是褊

心是以爲刺

毛氏曰提提安諦音帝也安徐也宛辟貌朱氏曰宛然讓之貌也婦至

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蘇氏曰讓而辟者必左孔氏曰不敢

當主故就客位朱氏曰揅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

也。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

可以賤事使之與然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

益者而至於縫裳也唯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

矣鄭氏曰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扶云反沮子預反如如預反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

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敘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彼汾沮如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

異乎公路

毛氏曰汾水也說文曰汾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沮如其漸

接廉反如者朱氏曰汾水名沮如水浸處下濕之地也莫菜也孔氏曰莫菜者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

取繭緒五方通謂之酸迷鄭氏曰無度言不可以寸尺孔氏曰不可以尺寸量也是

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

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軫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軫

車之族是也。朱氏曰儉嗇不似貴人也。董氏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己之子其義則同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郎反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坦一方人。范氏曰英者草木之華也。鄭氏曰公行者主

君公車之行列孔氏曰公路公行一官也晉成公官卿之適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謂軫車之族杜預云公

行之官是也官音患軫音毛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孔氏曰一曲謂水曲流處。毛氏曰蕒水蔦音昔也

孔氏曰水蔦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機云今澤蔦也葉如車前鄭氏曰公族主君同姓

昭穆也孔氏曰左傳云晉荀會樂屢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屢音黯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范氏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弃君獨行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為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程氏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

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為穀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誦詠之為謠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孔氏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則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重言人不知者不

思耳其情至深切也。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朱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為驕慢而曰彼君之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棘棗也。鄭氏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以為寫憂程氏曰行國猶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范氏曰謂我士也

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朔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草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岵與傳正反。說文曰岵山有草木也岵山

無草木也。陳氏曰岵也岵也岡也皆山之高。鄭氏曰無已無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一以協韻耳。

懈倦。蘇氏曰上猶尚也。毛氏曰旃之也。蘇

氏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

戒以自慰廣漢張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己之心之為深切也。孔氏曰我欲

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

起夜寐無得已止。朱氏曰尚無庶慎之哉猶可

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

而不來矣

陟彼岵起音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

上慎旃哉猶來無弃

毛氏曰山有草木曰岵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

寐無者常志反寐也

母尚恩故曰無弃言無弃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借上

慎旃哉猶來無死

岡解見卷耳。蘇氏曰必借必與同役者借無獨

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孔氏曰謂上田陘隘

非謂無
居宅也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生周道衰疆陵弱眾感寡天子方伯連率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為作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

又曰周制國郭之外有聽為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毓草木。

孔氏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云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毛氏曰閑閑

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

孔氏曰還兮相

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總解之。孔氏曰魏雖地狹民稠未必即

然舉十畝之地喻其陘隘耳。釋文閑閑作間間

曰本亦作閑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毛氏曰泄泄多人之貌

橫渠指桑地為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於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法容或數家井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為定數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徒丹反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苦感反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力纏反猗

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

爾庭有縣音音貆音音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檀木可以為車者

君子伐之以自給也。毛氏曰寘置也干厓也。

董氏曰河濁而在岝之干之側之濬者清也。毛

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文云河水清且漣猗大波為瀾小波為淪直波為徑連瀾雖異而義同

。朱氏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案書斷斷猗無他技

大學作兮。毛氏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

居曰廛孔氏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

而受祿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孔氏曰視

汝之庭則所懸者是貆獸也彼君子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兮悠

然於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國

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

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為而積汝未嘗狩獵貆

何為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

飡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

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

坎坎伐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孔氏曰伐檀為車之輻側猶厓也。蘇氏曰水

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禾秉之數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困相類若為金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音倫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丘倫反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食素門反兮

毛氏曰檀可以為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

輪也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圓者為困孔氏曰方者為倉鶉鳥也爾雅鶉璞注曰鶉鶉之屬也鶉鳥含反熟食曰飧說文曰飧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呂驗反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孔氏曰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毛氏曰貫事也。鄭氏

曰逝往也。朱氏曰爰語辭也。鄭氏曰我事女

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有此鼠

通志堂

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往矣將去女與之訣
別之辭。朱氏曰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
之所也

三歲貫女蓋言魏君培克民當去之久矣姑事
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
年須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
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我直
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戶毛反

毛氏曰苗嘉穀也。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
為勞也。鄭氏曰郭外曰郊之往也。毛氏曰號
呼也。廣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者以
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
絕也故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末章誰
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
之土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釋文永作咏曰
本亦作永

鄭氏曰永歌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東萊先生呂氏讀詩記卷第十

後學

校訂

東萊先生呂氏讀詩記卷第十一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曰太原晉陽
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
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
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
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
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
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
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
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孔氏曰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昭公以前已徙絳矣穆

侯以後晉桓都絳昭侯以下又徙於冀
在平陽絳邑縣東及武公又都絳也

。前漢地理志云河東

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
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曰
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
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音悉蟀所律反

刺晉僖公也

孔氏曰僖侯司徒靖侯子當共和時

儉不中

丁仲禮故反

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

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

堯之遺風焉

張氏曰晉以土地薄民貧故其俗本來儉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指詩人而言也惟晉詩此意為多可以意求。

范氏曰人之憂樂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理而理情性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樂慘戚以窮年此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也

楊氏曰晉之為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

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禮

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

公政荒民散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以

刺之可謂憂思深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

未亡也及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焉則不復有禮

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繫一人之

本者其有見於斯歟

蟋蟀在堂歲聿

允橘反

其莫

音暮

今我不樂

音洛

日月其除

直慮反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

音據好

呼報反

樂無荒良士瞿瞿

俱具反

毛氏曰蟋蟀

俱勇反

也

孔氏曰郭璞云今趨織也。陸機曰似蝗而小黑如漆有角翅

九月在

侯以後晉桓都絳昭侯以下又徙於冀。前漢地理志云河東
在平陽絳邑縣東及武公又都絳也。

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

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曰

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

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音悉蟀所律反刺晉僖公也。孔氏曰僖侯司徒靖侯子當共和時儉不中丁仲反禮故

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洛音也此晉也

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息嗣反遠儉而用禮乃有

堯之遺風焉。張氏曰晉以土地薄民貧故其俗本來儉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指詩人而言也惟晉詩此意為多可以意求。

范氏曰人之憂樂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理而理情性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樂慘戚以窮年此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也故君子閔之

楊氏曰晉之為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

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禮

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

公政荒民散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以

刺之可謂憂思深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

未亡也及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焉則不復有禮

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繫一人之

本者其有見於斯歟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反其莫音暮今我不樂洛音日月其除直慮反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音據好呼報反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

毛氏曰蟋蟀俱勇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趨織也。陸機曰似蝗而小黑如漆有角翅九月在

堂聿遂也

孔氏曰當九月則歲未暮過此月則歲將莫是歲實未莫而云聿莫故知聿為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

除去

已甚也。朱氏曰太康過於樂也。毛氏曰職主

也。廣漢張氏曰居謂其位也

鄭氏曰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

鄭

氏曰荒廢亂也良善也當如善士瞿瞿然。陳氏

曰瞿瞿鳥前而啄却而顧之貌也。廣漢張氏曰

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知為國專務於小而不

慮於大是以詩人閔之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

於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

其心曾謂歲且晚矣不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然

樂不可過甚也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

自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

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

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而理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

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俱衛反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

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耳謂

廣周慮也

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

。毛氏曰蹶蹶動而

敬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怡

吐刀反

無已大

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庶人乘役車

孔氏曰春官中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

役

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怡過也。朱氏曰
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大康好樂無
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
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
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鳥侯反刺晉昭公也孔氏曰昭侯伯文侯子不能修道以正其國

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所懈反

埽蘇報反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

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呂氏曰有鐘鼓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有財不能

也大抵無政不能令其下曹然無所知將為他人有也。廣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他人謀子之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婁不驅馳子有廷內何不洒埽子有鐘鼓何不鼓考子有飲食何不鼓瑟以喜樂以引日一旦宛然而死則為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昭公惟其饋饗不立百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而舉之以其時則又能自強於政凡所施為各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也故不曰閔而曰刺焉

山有樞隰有榆以朱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反子有車

馬弗馳弗驅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反

毛氏曰興也樞莖田節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之刺榆也。陸機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滑於

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生葉却著莢皮色白爾雅曰榆白枌爾雅疏曰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

氏曰婁亦曳也。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毛

驅。毛氏曰宛死貌朱氏曰坐見死貌愉樂也。朱氏曰山

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

乘若一旦宛然以死則他人取之以為已樂矣

山有栲音考隰有杻反女久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

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栲山栲孔氏曰栲似栲色小白亦類漆杻孔氏曰杻葉似

杏而尖材可為弓弩幹洒灑色蟹也也孔氏曰洒謂以水濕地而埽考

擊也。鄭氏曰保居有也孔氏曰居而有之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力智反於側永引也。

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

日也

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

行且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為愈其

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為樂也呂祿奔軍

其姑呂頊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

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烏毒反沃盛彊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朱氏曰案左傳史記晉穆侯之太

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

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褌音博從子于沃既見若

子云何不樂洛音

毛氏曰興也。揚之水解見王風。毛氏曰鑿鑿

然鮮明貌。陳氏曰鑿鑿然巉巖。襟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孔氏

曰釋器黼領謂之襟。孔氏注云繡刺繡文以襖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以素為衣。丹朱為緣。繡黼為領。鄭氏曰國人欲進此服去從

桓叔。毛氏曰沃曲沃。孔氏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鄭氏曰君子

謂桓叔。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

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彊於晉

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

詩文自見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

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繡黼也。孔氏曰謂於繒之上繡刺以為黼非訓繡為黼也。鵠

曲沃邑云何其憂言無憂也。董氏曰崔靈恩集

注本作素衣朱綃。鄭氏曰繡當為綃。孔氏曰綃繒名。郊特牲疏曰魯詩云素衣朱綃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說文曰水生涯。石間曰粼粼。蘇氏曰命桓叔

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為之隱也桓叔將以

傾晉而民為之隱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眾情然後

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桓叔之於晉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如父母其後召公子陽生於魯而立之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機疏云聊語助也董氏曰崔靈恩集

注謂古者為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本草同

今以兩手為掬則掬大於升矣。鄭氏曰之子是

子也謂桓叔也。毛氏曰朋比也釋文云謂無比例。陳氏曰

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范氏曰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

遠而無窮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

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為范氏曰盈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也呂氏曰古量二升曰篤厚

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直留反繆亡侯反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范氏

曰昏姻者人之情而天地之理也不得其時則人情失而天地之理違矣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

如此良人何

毛氏曰興也綢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鄭氏

曰三星謂心是也為二月之合宿孔氏曰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

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不見嫁

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不得其時毛氏曰三星參也始見可以嫁

娶。孔氏曰毛以秋冬為昏時王肅謂十月也。張氏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

此時可以見也。王氏曰見此良人言女子之失

時者也。孔氏曰子兮子兮自嗟歎也。曾氏曰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終不遂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戶懈反迨胡豆反子

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以失時也故思不期

而會焉廣漢張氏曰若謂為昏姻則不得稱邂逅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稱事稱有遺風也。釋文

迨作覲曰本又作迨韓詩云邂逅不固之貌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絮采旦反者子兮子

兮如此絮者何

王氏曰見此絮者言男子之失時也。李氏曰國

語雖曰三女為絮而又曰絮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

而互言之不必以為時之先後方束薪而見三

星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

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歎息而言曰是夕也男

女儻相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絮者蓋互為

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耳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

秋徒細反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

無兄弟將為沃所并反必政爾

有杖之杜其葉滑滑反私敘獨行踽踽反俱禹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反毗志焉人無兄弟胡不飲

七利焉反

毛氏曰興也杖特生貌杜赤棠也孔氏曰陸機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

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王氏曰滑滑潤澤也。毛

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氏曰踽踽無所親也。范氏曰比親也。毛氏曰

飲助也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反子零獨行眾眾反求營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眾眾無所依也。董氏曰崔

靈恩集注飲作次

杜雖特生然此詩方云其葉滑滑其葉菁菁即

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

落曾杖杜之不如也獨行踽踽言孤立無親豈

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

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言苟以他人

為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

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飲助也蓋深曉晉君以

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飲助

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杖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祛起居反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美大夫間之以美為

裘以豹飾祛王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褐之。鄭氏曰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毛氏曰祛

祛也孔氏曰祛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領之小稱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

之貌孔氏曰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

民故在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豹祛之人。孔

氏曰用使我之眾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民

相親不憂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

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

羔裘豹祛徐救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

毛氏曰褻猶祛也究究猶居居也孔氏曰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

鄭氏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

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孔氏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則云適彼樂國皆無顧

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釋文褻作褻曰本又作

褻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鴉音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

不得養羊亮反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昭公七年潘父弑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

公之子平是為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緝立是為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

是為哀侯元年翼人復逆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為小子侯小子侯四年

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緝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緝

二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肅肅鵠羽集于苞相况禹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藝魚世反稷

黍父母何怙音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毛氏曰興也肅肅鵠羽聲也鵠之性不樹止王氏曰肅肅疾

孔氏曰鵠羽連蹄樹立則為危苦。釋文曰鵠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孔氏曰孫炎曰物

叢生曰苞爾雅曰苞稷。鄭氏曰稷者根相迫迫相致也。稷之忍反。迮側百反。相口本反。致直置反。毛氏曰

相杼食汝反也孔氏曰相杼今作櫟也。其子為卓或為卓汁可以染阜。柞子各反。櫟力的反。盥不攻致也

孔氏曰盥與盥字異義。同左傳於文皿盥為盥。穀之飛亦為盥。然則盥害器敗穀者皆謂之盥。是盥為不攻。牢不堅致之意也。鄭氏

曰藝樹也。毛氏曰怙恃也。鄭氏曰曷何也。君

子從征伐其為危苦如鵠之樹止我迫王事不能

播種五穀我父母將何怙乎。孔氏曰悠悠乎蒼

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

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

無已也

肅肅鵠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

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列也。爾雅曰藁亡昆反赤苗羌紀反白苗

郭璞曰赤苗今之赤梁粟白苗今之白梁粟也。

朱氏曰嘗食也。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

亂之甚也

鵠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反晉國其大夫為子偽

之請命乎天子之使所史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

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使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程氏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

之美其所可美也劉氏曰晉武公兼其宗國則君子曷為美之曰否此之謂變風變風者變於正也變之中有美

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無衣之詩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爾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

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為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紵以為繡。紵恥知反諸侯不命於

天子則不成為君。孔氏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

云子之衣。蘇氏曰以晉之力豈不足以為是七

章之衣兮然不如子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鄭氏曰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

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

程氏曰燠暖亦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男子同服故也。毛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

謂安耳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暖

喬琳為朱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

便琳荅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

選而不可謂之便晉國雖有冕服苟無天子之

命亦不可謂之安且吉安且燠也琳之為泚臣

王師復振旦夕誅滅宜其發此言若武公之篡當東周之衰雖以枝代宗豈即有禍是詩之作乃其中心誠有所大不安也玩其辭氣與劉仁恭求長安本色之語異矣仲尼錄之所以見秉彝之不可殄滅而王綱之猶可舉也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弒昭公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弒晉小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於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扶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孔氏曰武公初兼宗國而不求賢故刺之

有林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呼報反

之曷飲於鳩反食音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杜音弟特生陰寡道左道

東也。蘇氏曰噬逝通朱氏曰噬發語辭也。范氏曰杜陰至

寡也然以生於道左而人得休息焉武公兼其宗

族又不求賢以自輔孤特如此則是杜之不若也

。朱氏曰寡特不足恃賴則彼君子亦不肯適我

矣。陳氏曰使武公誠實有好賢之心唯恐無以

飲食賢者則賢者自來矣。釋文曰韓詩噬作逝

有林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

毛氏曰周曲也。釋文曰周韓詩作右

有林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息浪反矣孔氏曰獻公詭諸武

公子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魏二年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國人或死行陣或見囚虜是以多喪。陳氏曰逃亡曰喪

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葢音廉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葢生蔓于野喻婦人

外成於他家孔氏曰葛生延蔓而蒙於楚木葢亦生蔓而蒙于野中陸機疏云葢似括樓葉盛而細。程氏曰葛之生托於

物葢之生依於地興婦人依君子。鄭氏曰我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

。朱氏曰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程氏曰誰與

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蔽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域塋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朱氏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范氏曰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程

氏曰獨旦獨處至旦也朱氏曰自夜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

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

盡情居墳墓也言此婦人專壹義之至情之盡廣漢

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於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

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曰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芩力丁反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

公子之事可見也

采芩采芩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芩

起興。毛氏曰芩大苦也釋文曰即甘草葉似地黃首陽山名也孔氏

鄭氏曰巔山之上苟且也旃之言焉也曰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

。歐陽氏曰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

勿以為然程氏曰又重誠曰置之且無以為然更攷其言何所得謂徐

察其虛實也毛氏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

側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孔氏曰人之為言王肅諸本皆

作為言定本作偽言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苦苦菜也孔氏曰所謂堇菜也。朱氏曰與許與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葑菜名也

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聽

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

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苓為細事首陽為幽辟孔

氏引而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

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附見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東萊先生呂氏讀詩記卷第十一

後學

校訂

東萊先生呂氏讀言卷第十二

秦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

山朱氏曰今秦州是也

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

賜姓曰嬴

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

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太費是為伯翳列女傳云臯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費子臯陶之子伯益也

周孝王

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

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

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

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

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有周西

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河西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版屋又曰王子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驥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朱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質直不公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以

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也論之於此以見厚重強直者之可與有為而又以見上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車鄰力人反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馬孔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諡可稱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

毛氏曰鄰鄰衆車聲也白顛丁歷反顛桑黨反也孔氏曰

顛額也額有白毛。王氏曰白顛蓋仲之名馬驛騶盜各赤兔的盧之稱寺人內小臣也孔氏曰言寺人

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

鄭氏曰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

秦仲又始有此臣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范氏曰寺人所以傳內外之命君臣

相信故其下
得以使之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羞田節反

毛氏曰興也陂者曰阪下濕曰隰。鄭氏曰既見既見秦仲也。毛氏曰羞老也八十曰羞。朱氏曰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鄭氏曰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范氏曰今者不樂恐失時也。李氏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往

既見君子並見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羞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毛氏曰簧笙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孔氏曰秦非子

至於莊公常為附庸莊公生襄公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冀反子從公于狩

王氏曰駟驥言純馬也。毛氏曰驥驪孔氏曰驪黑色阜大

也。孔氏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舐故在手者惟六

轡耳。朱氏曰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毛氏曰冬
獵曰狩。孔氏曰襄公乘驥色之馬既肥大而又
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
呂氏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國人者
也此詩稱其始為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
稍備云耳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音蒲末則獲

毛氏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亡悲反春秋獻

鹿豕羣獸孔氏曰皆天官獸人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牲朱氏曰牡獸之牡

者也。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右臆而射之

達于右隅為上殺孔氏曰逐禽由左禮之常法。毛氏曰拔矢末也

孔氏曰以鏃為首故拔為末。孔氏曰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驅以

待公射之是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

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其獸

言公之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由車鸞盧丹反鑣彼驕反載獫力念反歇

許謁反驕許喬反

毛氏曰閑習也輶輕也鄭氏曰輕車驅逆之車。孔氏曰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

之使不出圍。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

鄭氏曰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孔氏曰乘車鸞在衡和在軾。毛氏

曰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況廢反曰獫短喙曰歇驕。朱

氏曰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

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馬驥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李氏曰史記秦

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為諸侯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

小戎伐錢淺收五檠音木梁輶音陟游環脅驅陰鞞音音塗音沃

續文茵暢勅亮轂音谷駕我騏音其馬音之言念君子溫其如

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氏曰小戎兵車也伐淺收軫之忍也董氏曰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

車也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韓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孔氏曰伐淺也收軫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

焉兵車言淺者軫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為淺也兵車當與之內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為淺

五五束也檠歷錄也梁輶輶上句音祿衡也一輶音古

五束束有歷錄也孔氏曰檠歷錄也輶者輶也梁輶輶上句向衡

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則橫居輶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輶也一輶之上

以皮革五處束之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檠也。陳氏曰輶車輶

也其前駕於服馬之衡之上其後則乘前軫直逼後軫梁輶則穹其上以

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輶為主懼輶之不堅也故一輶則五分其穹

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五檠游環鞞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

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鄭氏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

止驂之入。孔氏曰游環者以環貫鞞游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脅以

游移無定處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所以禦出也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

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音於軌也鞞所以

引也塗白金也續續鞞也鄭氏曰揜軌在軾前垂鞞上塗續

謂銷白金以沃灌鞞環鞞言蓋續則是作環相接。朱氏曰揜軌在軾前
鞞上鞞者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蓋續陰板之上有續
鞞之處白金沃其環以為飾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孔氏曰茵者車上

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也暢訓為長言長於大車之轂也兵車
之轂長三尺二寸大車之轂長尺半兵車之轂比之為長。朱氏曰轂所
以貫車輪者。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馬。孔氏曰色之青黑者名為綦馬
名為騏知其色作綦文馬後足

如玉。今乃遠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
心曲也。朱氏曰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地理志云天水隴西民以板為

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也。毛氏言西戎板屋
者此言伐戎故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駼是中駟。驪是驂龍盾
順允反之合蓋以臛。古穴反納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

期胡然我念之。孔氏曰孔阜甚肥大也。騏見前章。鄭氏曰赤
身黑鬣。力輒反曰駟。孔氏曰今人猶謂此為駟馬。孔氏曰黃馬黑喙曰

駟。驪解見駟。鄭氏曰中中服也。驂兩駢。芳菲反也。
孔氏曰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駢。毛氏曰龍盾畫龍為盾也。合

合而載之。孔氏曰盾以木為之而謂之龍盾是畫龍於盾也王肅云合
而載之以為車蔽也。朱氏曰盾干也。載之以為車上之衛也。

。鄭氏曰蓋以臛。納納之。臛以白金為飾也。納繫
於軾前。朱氏曰臛環之有舌者。毛氏曰納驂

內轡也。孔氏曰臛納謂白金飾皮為臛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
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

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而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內轡
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臛也。蘇氏曰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
朱氏曰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

乎何為使我念之極也

伐駟孔羣音求也。牙塗徒對。蒙伐有苑虎勅亮。韋魯豆。

膺交韋二弓竹閉緹反。滕直登。言念君子載寢載興。

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

毛氏曰：伐駟，四介馬也。孔氏曰：伐，訓為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為駟馬之甲。陳氏曰：今為馬

甲之禮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鄭氏曰：孔羣者，言甚調和也。毛氏

曰：公三隅矛也。錡錡祖寸反也。孔氏曰：公，矛三隅，矛刃有三角，錡其錡進，矛戟者前其錡是，矛之下端者當有錡也。鈇底曰錡，平底曰錡。毛氏言錡錡者，取類相明，非訓為錡也。朱氏曰：錡錡亦以白金錡之也。

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鄭氏曰：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孔氏曰：畫雜鳥之羽以為盾飾，其文章苑然而美。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注云：干櫓之屬，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左傳：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

虎虎皮也。韋弓室也。鄭氏曰：

鏤刻金飾也。毛氏曰：膺，馬帶也。孔氏曰：其弓則有虎皮之韜，其馬則有金鏤之膺。膺，膺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是以金飾帶若金之婁，膺也。中謂顛倒安置之。王氏曰：韋必二弓，如有副馬以備壞也。器之弓云有，注云：松弓，藥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引詩云：竹閉緹，滕然則竹閉一名松也。緹，繫也。置弓於松裏以繩繫之，因名松為緹，所緹之事即緹，滕是也。謂以繩約弓然也。朱氏曰：藥，弓體使正也。後納之韋中也。

朱氏曰：載寢載興，言思之深，既寢而又興也。毛氏曰：厭厭，安靜也。

蘇氏曰：秩秩有序也。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我是以

思念也。釋文：公作否。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古恬反。葭音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通志堂

名氏讀詩紀卷十二

七

蘇氏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為霜然後堅成
可施用於人秦起於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為先襄公以耕戰自力
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狃於利而
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蘇路迴音
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毛氏曰蒹葭葭蘆也
孔氏曰蒹似荏而細高數尺牛食之肥蘆蘆葦也
蒼蒼盛也

白露凝為霜。朱氏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

一方也。毛氏曰逆流而上曰溯洄順流而涉曰

溯游。鄭氏曰宛坐見貌。歐陽氏曰蒹葭必待

霜然後堅實秦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程

氏曰順而行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
音希
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

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直尸反

程氏曰淒淒青蒼之間也。毛氏曰晞乾也
孔氏曰謂未乾

為霜躋升也。爾雅曰水草交為湄。毛氏曰坻小渚

也。釋文淒淒作萋萋曰本亦作淒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

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毛氏曰未已猶

未止也涘涯也。孔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

今乃出其右是難至也。毛氏曰小渚曰沚

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

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

者疑其迂爾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爾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也

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朱氏曰襄公雖未能遽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毛氏曰興也終南周之名山終南也條栢梅栴如鹽反

也孔氏曰栢郭璞曰今之山楸也陸機云皮葉白色亦白宜為車板梅郭璞曰似杏實酢朱氏曰君子指

其君也。鄭氏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

諸侯狐裘以裼星歷之渥厚清辭賜反也

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程氏曰終南崇

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

尊崇必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

之位范氏曰有其服與容而無德以稱之君子恥之此所以戒也

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孺子王矣戒之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

七羊反壽考不忘

程氏曰紀稜角堂平寬朱氏曰紀山之稜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毛氏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

。孔氏曰基謂山基也畢終南之。道名道之側其崖如堂之牆也。曰黻之狀兩已相戾也。五色備謂之繡。朱氏曰繡刺繡。朱氏曰將將佩玉

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亦戒勸之辭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孔氏曰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殺人以為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命從已死此人自殺從之。董氏曰陳乾昔魏顆從其治命不已為殉君子美之然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然方責穆公死而棄民故舉其重者。朱氏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以為美者死不為義不足美也。東坡蘇氏和陶淵明三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違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惟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

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廉反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以所見起興也。陶淵明詩曰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李氏曰交交

飛而往來之貌。孔氏曰黃鳥止於棘得其所。

毛氏曰子車氏奄息名。王氏曰百夫之特則特

出於百夫。鄭氏曰穴壙也。毛氏曰惴惴懼也

。鄭氏曰慄悼慄也彼蒼者天愬之。毛氏曰殲

盡良善也。孔氏曰盡殺我善人。朱氏曰此奄息之死若可以

他人贖之則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愛之甚

也

三五七七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維此仲
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氏曰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
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弃其賢臣焉孔氏曰康公
營穆公子

歎尹橋反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興也歎疾飛貌晨風鷗之然反也孔氏曰陸機疏云
鷗似鷓青黃色燕

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
鷓燕雀食之。鷓羊召反喙許穢反鬱積也北林林名也憂

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程氏曰欽欽
不解之意忘我實多今

則忘之矣。程氏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

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

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

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此詩主賢

者見弃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歎作鳩

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

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盧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櫟木也。陸氏草木疏曰秦人謂柞櫟為櫟河

內人謂木蓼為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孔氏曰王肅云言六據所見

而言也。陸氏草木疏曰駮駮馬駮馬梓榆也梓

榆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毛氏

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草木疏曰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檉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朱氏曰靡樂憂

之甚也。蘇氏曰山則有櫟隰則有駮可以大國

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棣音悌隰有樹檉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棣唐棣也。解見何棣赤羅也。釋文曰赤羅今楊棣也。彼禮矣。實似梨而小酢可食。

。朱氏曰如醉憂又甚矣

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呼報反攻戰欺異反用兵

而不與民同欲焉。孔氏曰康公以文十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

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

朱氏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

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

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王子興師修我戈矛與子

同仇

毛氏曰袍襴古典反也孔氏曰玉藻云纁為襴緼為袍純戈長六

尺六寸矛長二丈。陳氏曰仇怨也。蘇氏曰古

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

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自修其戈矛

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

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毛氏曰上與百姓同

欲則百姓樂致其死。范氏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上與下之辭也王子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同仇下與其上之辭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子興師修我戈戟與子偕作

鄭氏曰澤褻仙列反衣污近垢朱氏曰澤裏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汚音烏垢古口反

戟車戟常也孔氏曰常長六丈。毛氏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子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氏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六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

力馳反姬之難乃旦反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

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

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為康公之語

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克是心

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為孝矣

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及其即位循是心而賦詩是以夫子有取焉而卒不能自充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成證黃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鄭氏曰秦是時都雍至

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

孔氏曰漢地理志云渭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毛氏曰贈送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

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

藩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毛氏曰乘

黃四馬也

朱氏曰乘黃四馬皆黃也。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贈之

厚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

毛氏曰瓊瑰石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氏曰夏大也。孔氏曰夏屋王肅云大屋崔駰

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蘇氏曰渠渠深

廣。毛氏曰承繼也權輿始也

釋詁云。朱氏曰言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待賢之

意寢衰供億寢薄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歎之言
不能繼其始也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
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
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
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申公白公
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
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我三人者為道
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
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此詩其當之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氏曰簋是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簋簋籩稻

器也簋黍稷器也。朱氏曰四簋禮食之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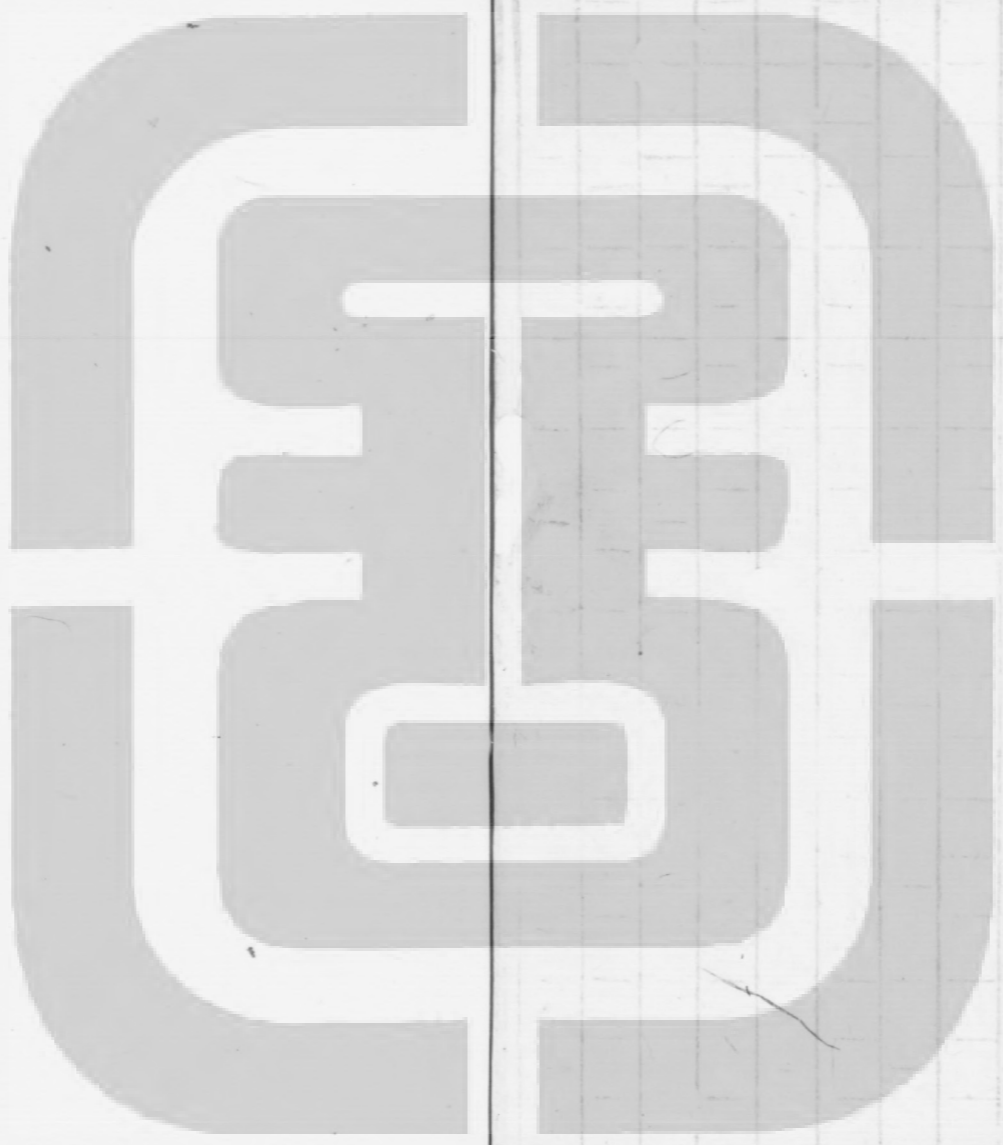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東萊先生呂氏讀詩記卷第十二

後學

校訂



古
詩
言
言
卷
一
一

一
五

